

当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翻开书本

□侯 健



荐书人：西安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副教授，文学译者侯健

推荐书目：《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

近日去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曾为追寻文学梦想，在1959年离开祖国秘鲁，远赴巴黎。在抵达巴黎的第一天，他买下了法文版的《包法利夫人》，用一个晚上读完了它，并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他确定了自己想要成为福楼拜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其次，他会永远爱着爱玛·包法利，直到死去。

我时常会想，巴尔加斯·略萨对爱玛·包法利的爱究竟从何而来。我后来觉得，他在爱玛身上，或者说在《包法利夫人》之中，看到了文学的力量、虚构的力量。正如巴尔加斯·略萨本人在《略萨谈福楼拜：永恒的欲望》里写到的那样，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文学道路上看不到未来、现实生活困苦不堪，种种难关困扰着他，使他生出了自杀的念头。可正是因为读了《包法利夫人》，他放弃了这种念头，并说出了“爱玛自杀是为了拯救我”这样的话。的确如此，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它可以使读者振奋、受鼓舞，心潮澎湃，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与激情，这与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无关，无怪乎曾经有位同样想要自杀的阿根廷女读者在连夜读完同样不算“内容积极”的《跳房子》之后也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如今，可供人们娱乐的事物层出不穷，可人们的精神世界却似乎日益贫瘠，娱乐之后，徒剩空虚。爱玛·包法利的生活也一样空洞、乏味、无聊、单调，可她选择用阅读来对抗这样的人生。

长久以来，人们在品评爱玛·包法利这一文学人物时，大多因不符合伦理道德标准的行为而对其大加鞭挞，鲜有正面评价。可当爱玛·包法利翻开浪漫爱情小说的时候，她却恰恰成了我们所有人的代表：我们每个人都只能选择过有限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只有有限的可能，可我们却总是不甘心只过这样的生活，书本、文学在此时提供给了我们无穷的可能性，让我

们能化身故事中各式各样的角色人物，来到山巅海底，甚至冲出地球，回到过去，穿越未来。阅读拓展了我们的人生，熄灭了我们心中那不甘与不满的火焰，哪怕只是暂时熄灭。

无独有偶，在爱玛·包法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两百多年前，在西班牙拉曼查地区就生活着一个乡绅，这位乡绅变卖了好几亩田地，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都买回了家，从此读书入迷，竟生出了当游侠骑士的想法。他套上旧盔甲，骑上瘦马，后来还找到个叫桑丘的朴实农汉当随从，自此成为“苦脸骑士”堂吉诃德，在卡斯蒂利亚的平原上斗风车、救小伙、放犯人，做出了一桩桩令人啼笑皆非的“疯”事，被一代又一代读者视为疯子。从这个角度看，《堂吉诃德》一书的主人公就像是爱玛·包法利的前辈祖师一样，疯病由书页侵袭入体，再难治愈。

可是堂吉诃德真的疯了吗？骑士小说流行于15、16世纪的西班牙，彼时，西班牙先是在光复战争中要与来自北非的阿拉伯人一较高下，后来又要到新大陆去探险淘金，骑士精神在这丰沃的土壤孕育，骑士文学应运而生。可在《堂吉诃德》出版的17世纪初，西班牙帝国已经有了衰落的迹象，前往新大陆求发展的人们真正发家致富的少之又少，大多败兴而归，许多人患病身残，也有很多人将性命留在了美洲，作为西班牙经济基础的农业、手工业也遭受重创。在这样的背景下，谁还需要骑士精神呢？谁还在意骑士精神呢？真是扶弱济贫、捍卫自由与理想的行为吗？已经不再被人类需要了吗？也许真正可怕的并非是堂吉诃德患了疯病，而是我们这些读者全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患了疯病。

不过好在还有书籍，好在还有虚构。《堂吉诃德》全书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本村神父和理发师试图用焚烧骑士小说的方式“拯救”堂吉诃德，此时的他们视书籍为洪水猛兽，甚至在焚

书完毕后，把堂吉诃德的书房墙壁也砌了起来，制造后者家中从未有过骑士小说乃至书房的假象。只是这样一来，反倒更显虚构的力量：神父和理发师看似理智，却用虚构、编造事实的方式试图迷惑堂吉诃德，而堂吉诃德却并未如想象般恢复理智或沮丧难过，而是一如既往地踏上了游侠骑士之路。这其实也是对阅读的隐喻，当我们读完一本书，书里的内容，尤其是那些打动我们的东西，让我们或喜悦、或悲伤，或酸楚，或振奋的东西，就会变成我们灵魂的一部分，哪怕那本书丢失不见了，或者在堂吉诃德的例子里，被烧毁了，可融入我们灵魂的那些东西将陪伴我们一生。神父和理发师不理解的是，此时的堂吉诃德已经不再需要那些被焚烧的书了，它们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

《堂吉诃德》中另一个关于阅读的有趣隐喻是通过叙事者体现出来的。当我们翻开此书，阅读第一段文字时（“在拉曼查地区的一个村子，叫什么我不想提了，不久之前，住着一个乡绅……”），我们认为叙事者可能是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可再读下去，我们可能又觉得叙事者似乎是在用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上帝视角来讲述故事，然而等到故事继续发展，叙事者突然表示原书到某个情节处就戛然而止了，后来又讲述了自己巧遇后续手稿的事情，我们又觉得堂吉诃德的故事早就被记录在了某一本书中……在《堂吉诃德》的第二部分中，书中有许多人物甚至读过《堂吉诃德》的第一部分，这些读者成了第二部分参与者，真假假虚虚实实，就如同现实与虚构的界限一般难以分辨。

有趣的是，在全书第一部分中试图通过焚书、砌墙治疗堂吉诃德疯病的邻居们，在第二部分改变了策略，决定“以毒攻毒”，不惜化装成游侠骑士，以比武的方式“拯救”堂吉诃德，却未曾想过，在按照堂吉诃德定下的游戏规则行事

后，连他们自己也已经深陷虚构之中了。他们任由虚构侵入现实，成了镜中之人。我们这些《堂吉诃德》的读者一定有这样一种印象：堂吉诃德是疯子，他的仆人桑丘·潘沙是脚踏实地的农民。可到了全书最后，堂吉诃德躺在病床上，“幡然醒悟”，痛斥骑士小说之际，桑丘·潘沙却说了这样一段话：“啊呀，我的主人，您别死呀！……您别懒，快起床，照咱们商量好的那样，扮成牧羊人到田野里去吧。堂娜杜尔西内娅已经摆脱魔缠，没那么样儿的漂亮；也许咱们绕过一丛灌木，就会和她劈面相逢。假如您因为打了败仗气馁，您可以怪在我身上，说我没给鸳鸯难得好系好肚带，害您颠下马来。况且骑士打胜打败，您书上常见的，今天败，明天又会胜。”曾经那个眼中只见风车，不见巨人，只见羊群，不见骑士的桑丘·潘沙不见了，他也进入到虚构的世界里，他的现实也已经虚构化了。同样是在堂吉诃德患病辞世的这部分情节中，神父对众人这样说道：“善人阿隆索·吉哈诺真是要死了，他神志也真是清楚了。他要立遗嘱呢，咱们进去吧。”是的，那个死去的人不是堂吉诃德，而是阿隆索·吉哈诺，也有可能是小说开头首段提到的吉哈达，或是吉沙达，又或是吉哈那，是那个生活在拉曼查地区的乡绅，而不是那个勇敢的游侠骑士。

那么游侠骑士堂吉诃德去哪儿了呢？他成了假扮骑士的邻居们，成了陷入虚构的公爵夫妇，成了想要再次外出冒险的桑丘·潘沙。也许在许久之后的未来，他还会化身怀揣浪漫爱情梦想的爱玛·包法利，变成不甘忍受平淡现实的读者，变成正在撰写此文的我，变成正在阅读此文的你。只要堂吉诃德和爱玛·包法利还在一次又一次地翻开书本，只要人类还在阅读，那么支撑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那种最重要的力量就不会消失，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就不会乏味、不会死去。

青报书单

2025世界读书日
经典重读

明亮的盲视角

□艾 玛

荐书人：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作家艾玛

推荐书目：《推拿》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我想推荐一部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的当代优秀长篇小说，著名作家毕飞宇的《推拿》。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推拿》是一部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小说。它首次出版是在2008年，距今已经十七个年头了，可不管何时打开它，总能被它深深吸引、打动。这部小说的故事并不曲折、离奇，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描写的是一群盲人，小说深情、深切关注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用一种盲视角，描述了我们共处的这个世界。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沙宗琪盲人推拿中心”，舞台很小，一群盲人在触摸世界。世界很大，爱恨情仇、尊严、欲望、生存……从日常一直演绎到深邃的人心。

《推拿》的茅盾文学奖授奖词里有一句，“（它）直面时代复杂丰盛的经验，举重若轻地克服认知和表现的难度，在日常人伦的基本状态中呈现人心风俗的经络，诚恳而珍重地照亮人心中的隐疾与善好……”是的，小说用非常贴切、生动、充满生活智慧，且不乏诗意的语言为我们呈现了盲人这个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而他们的生活除了比健全人更多的艰辛，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健全人领受的生活之痛，他们也在领受。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盲人按摩师王大夫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好带着他的恋人小孔回南京开店，铤而走险，将好不容易赚来的钱砸进了股市，可他跟大多数股民一样，一进去就被套了。“发财王大夫是不想了，可本无论何总要保住。王大夫就这样被保本的念头拖进了无边的深渊。他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嗓音、一辈子也碰不到面的疯子抓住了，死死卡住了命门。”股市被一看不见的手机控制着，王大夫也摆脱不了被控制的命运。“在这只看不见的手后面，一定还有一只手。它同样是‘看不见的’，却更大、更强、更诡。”读到这里，我相信但凡对股市略知一二的朋友，内心里一定能生出强烈的共鸣。

小说也通过构造“盲人世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反思，对盲人轻飘飘的要“自食其力”的训导，以及微薄的补助，“这是一个社会为了让自己求得心理上的安稳所作出的一个象征。它的意义不在帮助，而是让自己理直气壮地遗忘。”

如今，我们很少能在街道、地铁等公共场所遇到盲人朋友们了。而根据去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国视障人士仍有一千七百万，那我们为什么现在却不太能见到他们了呢？我想，原因大概是，在大家出行更便利的时代，他们的出行应该变得更为困难了。现在街道上的汽车多了，交通更繁忙了，状况也更复杂，而盲道等公共设施却没有跟上。

我也就这个问题问问了AI，它的答复也印证了我的猜想。因为出行不便，盲人朋友们减少了外出，不得不出行的时候，他们常常只能选择成本更高的出行方式，打车直奔目的地。读过《推拿》之后，每当我走在街上，看到突然中断，或是被占用的盲道，就会想起王大夫、小孔、沙复明、都红和金嫣他们。这就是《推拿》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它会让你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想起那些相比普通人更为弱势、不便的残障朋友们，它使我们不忘记，使我们不视而不见。

就像书中所言，“看不见是一种局限，看得见同样是一种局限。”《推拿》帮我们突破了“看得见”的局限。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洞。他们每一个人都向着无底的、幽暗的深处疯狂地呼啸。“读读《推拿》吧，那一声声‘呼啸’，值得更多的人听见。

烂小说的不朽，源于一个野气勃勃的兼容宇宙

□连 谏



荐书人：青岛作家、编剧连谏

推荐书目：《封神演义》

2024年电影《封神》再次激起了我对《封神演义》的兴趣，决定找来一读。边读边拍桌子，太生气了，生气于许仲琳的文笔烂俗，一写到诸神混战就是车轱辘话，雷同的情节描述让人倒胃口，还有夸张的人物塑造，颠覆人类基本生物常识，整部小说信马由缰，无视人作为动物的生理和物理局限，陷入粗劣文学叙事，简直就是大型文学灾难现场，以至于被前代文人痛斥为不上不了台面的村塾陋本。

读完《封神演义》，我甚至怀疑它不是一个作者创作的，因为小说的前三十章文字烂俗，叙述老套，三十章之后，文字突然生动活泼地瑰丽起来，具备了小说应该有的基本素质。上网百度，发现胡适曾推测许仲琳可能只完成了前三十回，后七十回由某位深谙道教仪轨的无名氏续写。

虽然《封神演义》有如此多的缺点

甚至是不堪，但丝毫不影响它在街头巷尾以其野气勃勃的姿态生长传播。

如果假定《封神演义》的作者就是许仲琳，那么，许仲琳在写这本书时，就像个混不吝的厨神，把巫覡、仙话、佛教、俗神统统扔进了他虚拟的炒勺，一顿猛火狂煎，颠出了一群四不像的神魔，在文化的杂糅中迸发出摄人心魄的狰狞之美。

《封神演义》文字粗糙、架构俗套、情节漏洞百出，在文学意义上，它不是好小说，甚至不合格，但正是这本被前代文人认为不入流的小说，却拥有着比其他更符合文学文本意义的小说更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在清朝，就已经有人在《封神演义》的基础上，以妲己为女主续写了《狐狸缘全传》，让这个祸国殃民的狐狸精投胎转世，再续前缘；据说好莱坞电影《诸神之战》也曾从《封神演义》找灵感。当代许多网

络小说，也直接借用了《封神演义》的神界世界观，2024年电影《封神》、五年前的《哪吒1》、2025年春节创造了中国电影票房神话的《哪吒2》，还有苏州评弹，陕北皮影戏……《封神演义》的小说要义，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以千面之姿持续生长。

《封神演义》的不朽不在于文辞的精致，而在于构建了一个无限广袤的文艺宇宙，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萌发无限可能的文艺沃土，即使AI创作时代来临，AI也永远不可能创作出有着如此惊人兼容性和无限可能的文学宇宙，它做到了对人类规则的无视，又成功地接壤了人类渴望超越肉身自限的愿景，作者天马行空、大开大合的想象力，为它趟平人间路，成为五百年来甚至更久的不衰神话。

AI创作基于大数据算法，永远有

逻辑可循，无法跳出人类输送的经验，而文学源于生活，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不按常理出牌。这也正是《封神演义》的不朽所在。

余华老师接受采访时曾说：文学源于生活，但文学绝对不高于生活。我非常赞同，就残酷和出人预料而言，文学作品所表现的，远不及生活的九牛一毛。

《封神演义》就像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种庄稼收成差，但野花、蚂蚱、蒲公英都能在这里疯长。文化人认为它俗，它却在市井街巷中遍地开花，生生不息，如今它的子孙后代活色生香在各大中文网站，成为影院神话，通过游戏走进无数人心里。事实证明，小说一旦在人类的精神世界扎了根，从此往后，它会自己生长，根深叶茂。文本很烂的《封神演义》，它的艺术魅力却是不朽的。

经典文学何以成为AI的敌手

□徐 妍



荐书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导，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徐妍

推荐书目：“鲁迅作品”

忽然之间，AI成了中国全民乃至全球人的公共话题。AI来了，真的来了。尽管AI目前只是初级阶段，却已大显身手：秒接网民意旨，瞬间为网民作答，大肚吞吞，吐纳字宙间的所有知识，却丝毫不必如人那样费上洪荒之力。

如此AI，有敌手吗？一个春日的凌晨，在似醒非醒之间，这个问题跳跃至我脑海里。不懂就问，请教不眠不休、日夜守候着的DeepSeek：什么样的写作不会被AI取代？只需十几秒钟，DeepSeek就礼貌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在AI技术快速发展的2025年，具备以下特质的写作仍具有不可替代性：情感表达类写作；深度认知型写作；强时效性写作；风格化创作；价值观承载型写作。面对这个回答，我觉得有理：在AI所回答的五种写作类型中，风格化创作与价值观承载型写作的合体不正近似于经典文学的写作吗？

经典文学似乎什么样？卡尔维诺这句话耳熟能详：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卡尔维诺还说道：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卡尔维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如此阐述，倘若被放置在今日AI写作的语境来重读，可以被延展为：经典文学作品是AI写作的真正敌手。

经典文学作品何以成为AI写作的

真正敌手？其缘由并不玄妙。最切实的缘由便是经典文学作品是由独特的作家创造出来的审美对象物，拥有独特情感、独有心灵、独特思想、独特文体、独特风格；而AI写作则是由人生产出来的智能机器统计出来的各种知识拼合物，缺心少灵，无情无感无思无体无风格。

以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鲁迅的小说质地来说，其经典性就绝非AI依靠任何大数据所能够统计出来的知识拼图。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等文中，道出他做小说时的创造精神：“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在形式方面，鲁迅小说既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身，如矛盾所言：“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AI如何仿小说呢？当我请它仿写一篇2024年上过热搜、鲁迅自己最喜欢的《孔乙己》的同题小说时，AI坦坦荡荡地告知它的仿造原理：我将按照您的要求创作一篇模仿鲁迅风格的小说。为了让故事更完整，我会先列出一些基本的情节框架。请您看看以下内容是否符合您的预期。如果您有其他想法，可以随时提出，我会进行调整。AI在仿写小说时，俨然是一位讨好型人格的好好先生，却完全没有人为之人的主体性。

结果，AI仿写出来的《孔乙己》开篇的场景是这样拼图的：云来茶馆的格局，

是与别处不同的：当街曲尺形柜台，柜台上永远温着十几个铜茶吊子，柜台后立着三排黄杨木茶柜，盛着不同品级的香片、毛尖。做工的短衣帮，傍晚傍晚散了工，花两个铜子买碗高末，靠柜外站着热地喝了。若是穿长衫的，便踱进里间雅座，要一壶明前龙井，慢慢地品着瓜子点心——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穿长衫的先生们都改喝咖啡红茶，唯有那些前清遗老还固执地守着这规矩。

而鲁迅《孔乙己》开篇的场景则是这样描写的：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晚傍晚散了工，每每花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地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点，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更多文，那就能买一荤菜，但这是极难得的。可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酌。

AI几乎完全不懂得鲁迅《孔乙己》的场景、物象、语词、标点的内在功用：“酒馆”被仿成“茶馆”，便失去了鲁迅小说所独有的观察中国社会的浙东乡镇视点；“热水”被替换为“铜茶吊子”，便使叙述者少年小伙计在下文失去伏笔、在全文失了业；“当街曲尺形柜台”少了一个“大”字，也就无法悄无声息地划分出中国社会的阶层：“短衣帮”与

“穿长衫的”。

AI的无心无肺、颠三倒四的特性暴露无遗，更是仿照不来《孔乙己》所具有的、如鲁迅对孙伏园所言的独特的思想内核及其表现形式了：“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明显，有大家风度。”

经典文学的背后站立着拥有创造精神的人。假如人失去了创造精神，AI便会在人的世界里长驱直入，反客为主。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鲁迅曾在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来了”》一文。文中写道：“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问题是：谁要来了？鲁迅没说。只是说“他们说要来了”，而民众一听“他们说要来了”，就纷纷跑。从乡下逃到城里，又从城里逃到乡下，根本没有方向，反正就是跑，就是逃。百年里，中国的乡与城里的人们一次次地被告知“来了”。百年后，AI来了，真的来了，但在中国的百年现代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来了”。我们因此不必跑，不必逃，反而应当迎接它、接纳它，同时愈加自觉于人之为人的创造精神。如此，在AI“来了”以后，我们不难寻找到人机相处时的双向成全之路。